

# 寻找《诗经》里的植物

撰文·供图 高明乾

《诗经》是我国古代的第一部诗歌总集，在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；她又是我国古代的百科全书，广泛涉及古代先民的生产、生活、征战和爱情等。其中记述的植物繁多，由于历史久远，植物名称发生嬗变，其中多数植物的古今名不一致，还有一些误注和遗漏。

《诗经》在人们心目中，是尊贵的东方圣经，她记录着文明古国的古代文化。《诗经》中有的内容是对统治阶级的赞颂，更多的篇章是对广大民众生产、生活和思想的写照。《诗经》被誉为我国古代的百科全书，是恰如其分的。《诗经》积淀了先秦的文化和科学认识，标志着先秦的科学水平，反映了我国农耕时代的诸多特征。其中记述的植物繁多，包括农作物、乔木、灌木、藤本植物、草本植物、水生植物和蕨类植物等。这些植物各自的生境不同，了解这些植物的种类、生境、性状和用途，有助于重新认识先民的生活方式、生活环境、



风土民情、农业开发、植物利用和文化传统等。

《诗经》时代毕竟离开我们久远了，掀开《诗经》的第一页，“关关雉鸣，在河之洲”，那熟悉的诗句里有条河，挡住了今人的去路，所以，我们无法真正进入文字背后的生活，无法回到《诗经》的时代。或者说，我们无法恢复古人的那份单纯与天真，也难以知晓他们为之动情的事与物。然而，其中“参差荇菜，左右采之”，“陟彼南山，言采其薇”，“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”使我们感知到在先民们的爱情与生活中，隐约地散发着

《诗经》中还记述了许多古朴的植物，譬如芄楚、卷耳、芣苢、葍葵、荼、楚、檠、柂、栩……有位诗人说：“我们通过这些生僻的名字，徒劳地追忆某种遥远的生活和已逝的风景。月光如水的夜晚，窗外洋溢着往事混杂的莫名的芳香，我们仿佛洞察到那些静若处子、纤尘不染的植物，重重封锁住道路、篱笆、井台和远方的家园——像一幅饱经沧桑的褪色的插图。”



楚（杜荆）

尔雅释草

温馨的植物的气息。

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”，“蒹葭”是因为一位美丽的守望者而出名的。《诗经》时代的爱情，是以蒹葭作为标本的。“贻我来牟，帝命率育”，言明古人赖以生存的作物。“采葍采菲，无以下体”，描绘了采菜活动。“坎坎伐檀兮，真之河之干兮”，见证了劳作的艰辛……由于历史久远，植物名称发生嬗变，其中的苕菜、蒹葭、来、牟、葍、菲是些什么植物呢？

爾雅釋草

郭璞注

釋草第十三	釋木第十四	釋蟲第十五	釋魚第十六	釋鳥第十七	釋獸第十八	釋畜第十九
-------	-------	-------	-------	-------	-------	-------

蘗山韭 荅山葱 蘗山薺 蘗山蒜  
如人家所種者 荅葱細莖大葉 蘗山蘗 廣雅曰山蘗當歸當歸今山中多有此菜皆

爾雅卷下 釋草第十三 一三三

古往今来,人类将生物融进了文学和艺术,使之进入了诗词歌赋,表现出生物的色彩美、形象美、动作美、生机美和大自然的和谐美。生物进入了诗,就是诗的一部分,它的象征意义、比兴的效果,使诗意大增,意境丰满。是它们活化了诗,升华了诗。假如你不认识那些植物是何物时,你能很好地理解诗意吗?孔子在赞扬“诗三百”时曾说:读诗可以“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”(《论语·阳货》)。封建时代的文人,虽学文也兼识草木鸟兽,不识者视为一耻。可是,现在学科分科过细,学文不学理,懂文学诗词,却不懂生物学,实在是一大遗憾。当今我国倡导文理渗透、学科交叉是件大有裨益的事情。

有学者说:“六经中唯诗易读,亦唯诗难解。”解经的困难尤以诗中的动植物为甚。解读《诗经》中的动植物历史上多有随注《诗经》而注释,仅以名称注名称,况且在今天看来都已成为古名,很难确认是今天的什么动植物。专著也有几本,从三国陆玑的《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》,经清代徐雪樵的《毛诗品物图说》到陆文郁的《诗草木今释》,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的遗产。然而这些注释都离我们久远了,有不少错误和遗漏,很有必要进行再考证。



《诗经》文化资源中的植物考证,首先要从正名开始,其创新之处体现在复活植物古汉名上。该项研究是文理渗透、交叉学科的一项研究成果。作者应用现代植物分类学和训诂学相结合的方法考证了《诗经》中的136种植物,沟通古今,沟通中外(植物古汉名—现代汉名—拉丁名三沟通),对每种植物加注了拉丁名,世界通用,有助于我国的古代文化走向世界,在拯救古文化方面有其独特的价值。在古文化资源的利用上,建议筹建《诗经》植物园,以《风》、《雅》、《颂》设置《诗经》植物区,每种植物配上诗篇,把涵咏诗篇与欣赏植物风貌相结合,体验诗的情趣,开创中原文化亮点,弘扬旅游文化。

作者应用现代植物分类学和训诂学相结合的方法考证了《诗经》中的136种植物,沟通古今;增补了两种植物荇和渥丹;校正了过去对楛、柎、梅、柎、苳等植物的注释,在拯救古文化资源方面有其独特的价值。

### 沟通了植物的古今名称

苳菜(苔菜);卷耳(苍耳);芡苳(车前);楚(牡荆);葵(葵蒿);藜(大籽蒿);薇(救荒野豌豆);藻(杉叶藻);蓬(飞蓬);棘(酸枣);匏、壶、瓠(葫芦);葍(芫菁);菲、庐(萝卜);荼、苦(苦苳菜);苓(虎杖);茨(蒺藜);唐(菟丝子);来(小麦);椅(山桐子);

象,也有利于我国古代文化走向世界。考证出的136种植物,作到了植物古汉名—现代汉名—拉丁名三名沟通。

增补了两种植物

荏 *Perilla frutescens* Britt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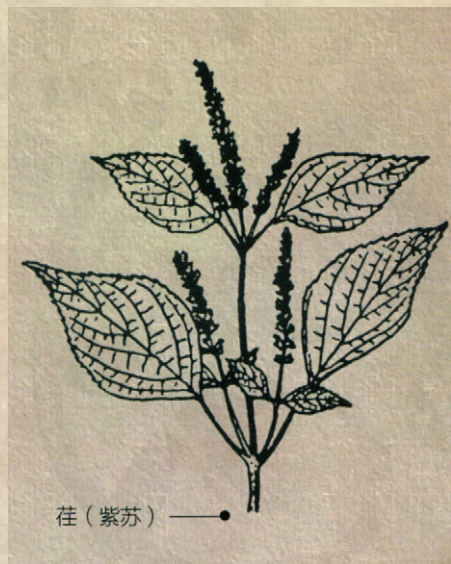
《大雅·抑》篇“荏染柔木,言缙(mín)之丝”中的“荏”,以前学者不认为是一种植物,认为“荏染”有柔之义。如陈奂《诗毛氏传疏》:“《巧言》《传》云,荏染,柔意也。柔木,椅桐梓漆也。”朱熹《诗集传》:“柔木,柔忍之木也。”

作者认为荏是一种植物,诗中的荏是指荏油,染是涂染。

“荏染柔木”是将荏油涂染到制作乐器的柔木上。然而产荏油的植物有两种,一种是荏(白苏),一种是荏桐(油桐),都产油,并都有荏油之名称。从时间方面分析,荏被认识和利用较早,荏桐则较晚。据《植物名实图考》卷25荏:“荏,《别录》中品,白苏也。南方野生,北方多种之,谓之家苏之,可作糜、作油。”《名医别录》为梁代医药家陶弘景所著,问世时间约在公元6世纪。又据《植物名实图考》卷35罌子桐:“罌子桐,《本草拾遗》始著录。即油桐,

一名荏桐。湖南、江西山中种之取油,其利甚饶。”

《本草拾遗》为唐代陈藏器所著,时间在唐开元二十七年即公元739年。从时间上看荏(白苏)被利用较早,《诗经》中记的荏可初步判定为荏(白苏、紫苏)。从地域分析,也是荏被利用的可能性大。《大雅》中的诗,产生的时间,上限不出周初,下限豈至幽王,为西周三百余年的作品,不涉及平王东迁的史实,更未及春秋时代。《大雅》中的作品绝大多数都是记述京城、王室的事。西周的京都在陕西秦川,而秦川不产荏桐(油桐),荏桐产地主要在长江流域,而荏(白苏)则分布全国,现在陕西省仍有种荏(白苏)者。在我国古典著



荏(紫苏)

桧(圆柏);芫兰(萝藦);菀草(萱草);木瓜(皱皮木瓜);木桃(毛叶木瓜);木李(木瓜);蒲(宽叶香蒲);萧(牛尾蒿);麻、苴(大麻);杞(杞柳);檀(青檀);舜(木槿);菡萏(莲);龙(红蓼);莠(狗尾草);莫(酸模);枢(刺榆);栲(野鸭椿);柎(具柄冬青);椒(花椒);栩、栎、柞(麻栎);藟(乌藟莓);条(柚);梅(楠木);棣、常棣、常、郁(郁李)等。

鸦片战争后,西洋的植物学传入中国,用双名法命名植物。这样命名植物比较科学,不易造成混淆。我们这次考证《诗经》中的植物是用拉丁文双名法记述植物的,可以准确地记述植物,也可以克服《诗经》中植物的同名异物和同物异名现



溲丹

作上,称叶全绿的为白苏,称叶两面紫色或面青背紫者为紫苏。近代植物分类学者认为二者属同一种植物,其变异是因栽培而引起的。

### 渥丹 *Lilium concolor* Salisb

《秦风·终南》篇“颜如渥丹,其君也哉!”中的渥丹,以前《诗经》的注释者一般把它注为“润泽”的意思,不认为是一种植物。如郑玄《毛诗正义》:“渥,厚渍也。颜如厚渍之丹,言赤而泽也。”

作者认为渥丹应是一种植物。据《植物名实图考》卷3山丹:“……《洛阳花木记》有红百合,即此。或曰渥丹花,殷红有焰,陈傅良诗‘山丹吹出青黎火’,摹其四照也。”现在认为山丹与渥丹是两种特征相近的植物。在花被片未卷时,难以区分,古代常将二种混称山丹。但山丹花较大,花被片较长(4~4.5厘米),花柱比子房稍长或长一倍多。而渥丹花小,花被片稍短(2.2~3.5厘米),花柱比子房短。花色红里透白,十分可爱,诗以渥丹之色喻其美貌。如白居易诗曰:“酡(tuó)颜已渥丹”;朱子诗曰:“因君赋山丹,悦(hu ng)复见颜色。”“颜如渥丹”与“颜如桃花”是类同句。



### 校正了过去的注释

楛 *Vitex trifolia* var. *simplicifolia* Cham

《周南·广汉》:“翘翘错薪,言刈其楚。”其中的“楚”即牡荆,或称黄荆。据《本草纲目》卷36牡荆项下记载:“牡荆「释名」黄荆、小荆、楚。〔时珍

曰〕古者刑杖以荆,故字从刑,其生成丛而疏爽,故又谓之楚,济楚之义取此。荆楚之地,因多产此而名也。”楚在现代植物学上仍称牡荆(属马鞭草科)。过去注《诗经》的误把“楚”和“楛”混称为牡荆。在《大雅·旱麓》中有“瞻彼旱麓,榛楛济济”之句,其中的“楛”应为单叶蔓荆,与牡荆同属马鞭

草科。据《植物名实图考》卷33 蔓荆：“蔓荆，《本经》上品。又牡荆，《别录》上品，即黄荆也。子大者为蔓荆，有青、赤二种；青者为荆，赤者为桔，北方以制菅筐篱笆，用之甚广，沙地亦种之。”说明荆与桔是两种植物。

栲 *Castanea seguinii* Dode

《鄘风·定之方中》：“树之榛栗，椅桐梓漆。”其中的“栗”即壳斗科的板栗。《大雅·皇矣》：“修之平之，其灌其栲。”其中的“栲”，有的注《诗经》者，误与“栗”混称为板栗。

据《植物名实图考》卷32 茅栗：“茅栗野生山中。《尔雅》栲栳(ér)，注，树似榲桲而卑小，子如细栗可食，今江东亦呼为栲栗。《诗》，其灌其栲。陆玑《疏》，木理坚韧而赤，可为车辕，即此。”《本草纲目》卷29栗：“小如指顶者为茅栗，即《尔雅》所谓栲栗也，一名栲栗，可炒食之。”由此可见栲即茅栗，与栗(板栗)同属壳斗科，特征相近，果实较小，不如板栗大。

梅 《秦风·终南》 *Phoebe zhennan* S.Lee et F.N.Wei

《秦风·终南》：“终南何



有？有条有梅。”其中的“梅”和《召南·摽有梅》：“摽有梅，其实七兮。”中的“梅”并非一物。据《植物名实图考长编》卷18柎(nán)木：“《说文解字注》：柎，梅也。……按《释木》曰：梅，柎也。《毛诗》、《秦风》、《陈风》、《传》皆曰：梅，柎也。与《尔雅》同。但《尔雅》、《毛传》皆谓榲桲之柎。毛公于《召南》摽有梅，《曹风》其子在梅，《小雅》四月侯栗侯梅，无传。而《秦》、《陈》乃训为柎，此以见《召南》等之

梅，与《秦》《陈》之梅，判然二物。《召南》之梅，今之酸果也。《秦》、《陈》之梅，今之楠树也。楠树见于《尔雅》者也。酸果之梅，不见于《尔雅》者也。”郭璞注云：“柎大木，叶似桑，今作柎。”

柎 *Ilex pedunculosa* Miq

《唐风·山有柎》：“山有栲，隰有柎(ni)。”其中的“柎”失传久矣，后人注释分歧很大。据《植物名实图考长编》

卷22柎：“陆玕《诗疏》：柎，檍也。叶似杏而尖，白色，皮正赤，为木多曲少直，枝叶茂好。二月中，叶疏华如楝，而细蕊正白盖树。今官园种之，正名曰万岁，既取名于亿万，其叶又好故种之。共汲山下，人和谓之牛筋，或谓之檍，才可为弓弩干也。”又卷22冬青：“《三体唐诗注》：宋徽宗试画院诸生，以万年枝上大平雀为题，无中程者，或密扣中贵曰：万年枝，冬青树也。按万年枝是柎木，然自宋以来，承讹为冬青久矣。”《本草纲目》卷36冬青：“[释名]冻青[藏器曰]冬月青翠，故名冬青。江东人呼为冻青……[时珍曰]冻青亦女贞别种也，山中时有之。但以叶微团而子赤者为冻青，叶长而子黑者为女贞。按《救荒本草》云：冻青树高丈许，树似构骨子树而极茂盛。……五月开细白花，结子如豆大，红色。”按清朝以来曾有学者以女贞（《毛诗品物图考》）、糠椴（《诗草本今释》）、檀（《植物学大辞典》）、小腊树（《广州植物志》）等植物释柎，其特征不像古代记述的柎木，故存疑。今考证具柄冬青的特征与《本草纲目》的冬青特征相符，如“叶微团”，“五月开细白花，结子如豆大，红色”等，故暂以冬青科的具柄冬青释柎。



### 甄别了几种同名异物

苜《小雅·苜之花》*Campsis grandiflora*(Thunb.)Schum

苜在《小雅·苜之花》中为紫薇科的凌霄，在《陈风·防有鹊巢》为豆科的紫云英。《小雅·苜之华》：“苜之华，芸其黄矣。”诗中言明花黄色，与凌霄花黄红色正合。据毛亨注诗：“苜，陵苜。”又陈奂《诗毛氏传疏》：“奂在杭州西湖葛林园中，见陵苜花，藤本蔓生，依古柏树，直至树颠。五六月

中，花盛黄色。俗谓凌霄花。”

《尔雅·释草》：“苜，一名陵苜。”郭璞注：“一名陵时，本草云。”“黄华苜，白华苜。”郭璞注：“苜华色异，名亦不同。”苜（pèi）苜之开白花者，故诗中的“苜”应指紫薇科的凌霄花。

苜《陈风·防有鹊巢》*Astragalus sinicus* L

《陈风·防有鹊巢》：“防有鹊巢，邛有旨苜。”据《植物名实图考》卷4翘摇：“《诗》曰，‘邛有旨苜’，苜，一名苜饶，



梅(梅花)

梅,其实七兮。”其中的“梅”指蔷薇科的“梅”*Armeniaca mume* Sieb.。

训考如下。《植物名实图考长编》卷15梅实：“《诗经》——摽有梅。陆玕《疏》——梅,杏类也。树及叶皆如杏而黑耳。曝干为腊,置羹臠中,可含以香口。”《广群芳谱》卷54梅：“梅(说文作棗)一名棗(《广志》云:蜀名梅为棗)实似杏。(《草木疏》云:梅,杏类也。实赤于杏而醋。)”

作者简介

高明乾,河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,硕士生导师,主要从事动植物古文化训诂研究,曾出版专著《植物古汉名图考》、《植物古汉名图考续篇》、《诗经植物释诂》。

即翹搖之本音,苕而曰旨,则古人嗜之矣。《野菜谱》有板翹翹,亦当作翹翹。”“翹搖,《尔雅》,柱夫,摇车。注——蔓生,细叶紫华,可食,今俗呼翹摇车。”诗中的“苕”指豆科的紫云英,翹摇车、翹翹、苕饶等是今之紫云英的古代别名。

梅《召南·摽有梅》  
*Armeniaca mume* Sieb

如前训考,“梅”在《秦风·终南》中为樟科的楠木,而在《召南·摽有梅》：“摽有



(责编 桑新华)

梅(楠木)